

ZHEJIANG WENJIAN

(2008 卷)

浙江文坛

◎ 浙江省作家协会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WENTAN

浙江文坛

(2008 年卷)

◎ 浙江省作家协会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文坛·2008 卷/浙江省作家协会编.—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240-424-3

I.浙… II.浙… III.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769 号

书 名	浙江文坛·2008 卷
编 者	浙江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潘爱平
装帧设计	东方亮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艺文报刊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目录
CONTENTS

- 001 敞亮与守持
——2008年部分浙江长篇小说品读
/胡志军
- 014 等闲识得东风面,姹紫嫣红总是春
——2008年浙江中篇小说评述
/陈建新 包丽丽 谢 婧
- 035 在都市的边缘写作
——浙江2008年短篇小说评述
/卢敦基 周 静
- 053 挺住意味着一切
——2008年浙江诗歌年度述评
/柯 平
- 084 我听到了大雪落在地上的声音
——2008年浙江省散文阅读札记
/周维强
- 098 不与桃李争喧哗
——2008年杂文述评
/朱国良

116	坚持书写的魅力	
	——2008年浙江省报告文学创作综述	/朱首献 王 丹
132	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徘徊	
	——2008年通俗文学述评	/赵 征
151	天际欲曙峰似染	
	——2008浙江戏剧综述	/严 迟
163	一尊还酹江月	
	——2008年浙江影视文学读后	/张子帆
175	且思且行,温暖记忆	
	——2008年浙江儿童文学综述	/平 静 孙建江
212	再度回首犹可欣喜	
	——2008年外国文学园地巡礼	/亢 甫
229	滞后的文学批评与在场的文学研究	
	——2008年浙江文学评论综述	/刘 忠
241	更丰富 更好看	
	——2008年《江南》散记	/金学种
251	2008年浙江文坛大事记	

敞亮与守持

——2008年部分浙江长篇小说品读

胡志军

2008年浙江的长篇小说创作可能是近年来较为丰收的一年。多部厚重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脱颖而出,为浙江文坛贡献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这里面,浦子的《龙窑》、马炜的《绕指柔》、顾艳的《荻港村》、吴玄的《陌生人》、王志强的《银色家族》,都是近几年难得的佳作。这既是近几年浙江省和浙江文坛着力推进文化事业建设、创造良好文学创作氛围的成果,更是作家个人创作水平和写作境界精进的结果。加上一直活跃在文坛上的余华、艾伟、王彪、麦家等人,“文坛浙军”倒是越来越蔚然成形了。

浦子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作家笔下人物旺盛的生命力和人性力量一直是浦子作品的特色。《龙窑》是浦子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力作。小说将故事设定在中国晚清一个封闭边远的传统乡村——上王庄,这里的乡民像植物一样勤劳淳朴,又像脚下黑色的大地沉默而木讷。这里,乡村宗族制度照例统照着乡民的思想、行为和伦理,主宰上王庄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这里的一切就像来自深野的一阵山风,尽管清新,但毫无意义也不改变什么——上王庄,无疑是我们死气沉沉的旧大中华

帝国的缩影。

一个生命的从天而降改变了上王庄的一切。这是一个完全新鲜的、异质的、充满原始冲动和生命力量的生命。他具有上王庄男人从未具有的、硕大的男根和与之伴随的旺盛的本能冲动。在被寡妇翠香从雪地上救起后，这个生命给予了翠香前所未有的肉身体验，同时也获得了上王庄乡村宗族制度的暂时体认——族长王仁宗破例允许他与翠香结婚，并获得族长的赐名——“王世民”。

王世民的出现刷新了上王庄的生命版图，让上王庄的男人相形见绌，也让上王庄数千年来循规蹈矩的女人变得鲜活，被击活成活泼泼的生命。小说中写到上王庄女人与自己的男人在一起，永远学不会叫床：“每当日头落西山头，家家户户吹灯上床后，男人们一个个上演了猴戏。傻兮兮的人都晓得让老婆出声，老婆不知道怎么叫，只是哈哈乱笑，像是刚拣了个屁”，而当王世民爬上这些婆娘的床后，“男人才晓得上王庄的女人们叫床声也是一流的”——这段有趣的文字并不在于对王世民超强性能力的炫耀性展示，重要的是，王世民的出现，改变了上王庄世代代的约定俗成，他孤身一人深入上王庄的世仇下王庄，凭一己之力，避免了两个有血海深仇的村庄的一场仇杀；他砍了世代代被视为上王庄神山和庇护物的九龙山上的桃树，异想天开要在九龙山开窑制龙缸，奉献给皇上，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上王庄的命运。他冲撞和颠覆了上王庄的伦理制度和人心制度。他将打龙窑、制龙缸视作他的毕生事业，历经数百次的失败，经历无数来自上王庄和上王庄外的人和事的阻扰，直至用生命完成了一窟足以传诵千古的绝世龙窑。

作者用精妙的叙述和纵横开阖的恣肆文字，为我们打开一个多义的世界，这是小说的一个成功之处。小说呈现出双重的语

义结构和审美空间——一方面,通过王世民和上王庄,不难让我们窥知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屈辱以及革新和前进的艰辛;另一方面,小说向我们展呈了一个热辣辣的灵魂,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命意志”,我认为,对于小说来说,后者更为可靠,也是更为感人并恒久。小说“微言大义”的象征结构和歌颂“生命意志”的本义结构相互交融,而后者更以“王世民”这一具体的、可感的、肉身的光芒,赋予了历史和象征以温度 and 人情。这种“复线”式的叙述结构,避免了小说单一的象征功能,是作者的一个高明之处。

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法截然不同于现实主义式的传统“典型人物”锻造,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生活的世界,既是真实的也是漂浮的、梦幻的,这正印证了小说塑造“生命意志”的本意。“王世民”的存在,更多是一种精神气质型的存在,他独一无二的出场和无与伦比的谢幕,都在说明他来自“无”,又终归于“空”,当他如凤凰涅槃般用生命烧制出一窟不朽的龙窑,肉身已经抽离,而灵魂将与龙窑不朽,说明他留下的无非是一个超肉身“生命意志”。这个“生命意志”,具有伟岸的超自然力量和伟大的创造精神、伟大的牺牲精神以及伟大的悲剧精神,是“生命意志”的最强音。

在一些哲学家的世界里,“生命意志”是世界的本原。叔本华甚至认为,人的肉体器官也是意志的客体化:“身体的各个部分必须完全和意志所由宣泄的各主要欲望相契合,必须是欲望的、可见的。表现出:牙齿、食道、肠的输送就是客体化的饥饿;生殖器就是客体化了的性欲;至于攫物的手和跑快的腿所契合的已经是意志比较间接的要求了,手和脚就是这些要求的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中不断强调和渲染的王世民超强的男性器官以及像漫山遍野疯长的春草一样的性欲,实际就是“生命意

志”的基本体现而已。而“生命意志”的另一特性就是求超越,求自我实现。“生命意志”追求的首先是释放自己的力量,但其本质决非单纯追求生存,而是要发挥生命的力量,去破坏,去创造,去牺牲。它追求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使生命得以超越自身的强力,尼采干脆称之为“永不枯竭的增殖的生命意志”。“生命意志”的破坏和创造,有时甚至是盲目的,这也是“生命意志”的本性决定的——王世民与上王庄的女人交媾后产下的众多同样具有硕大男根的下一代,集结起来准备从肉体上消灭王世民,可以看作是生命意志追求自我实现的一次盲目冲动,这一莽撞的行为也带来了这些生命的自我毁灭。

由此,我们对小说获得了一种新的解读:一曲“生命意志”的颂歌,龙窑的最后烧制和烧制成功,既是“生命意志”的杰作和最高潮,也是对“生命意志”的祭祀。

浦子的《龙窑》,让我更加坚信,想象力的解放是作家的最后解放,而语言的实现又是作家的最后实现。我们自然可以从小说中看到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甚至卡夫卡的影子,或者读到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的意境,作者选择了这种非常成熟的现代派的写法,作为一个初涉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我们惊奇于一个作家在文体意识和叙述学上的早熟,这一选择可能更多得益于浦子在小说创作上的厚积薄发。但是上王庄不是“马孔多”,王世民也不是奥雷连诺上校,上王庄是中国的上王庄,浦子的上王庄,不仅因为作家笔下浓郁的浙东地域色彩,也不仅因为浦子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铺叙手法,更因为它是我们居于此、歌于此、泣于此的中国的土地。地域色彩只是小说的装饰,实质是我们民族的秘史;而马尔克斯、卡夫卡也只是一种方法而已,核心依旧是“生命意志”演化和阐释自己的历史。通过王世民这一人物,一个民族的秘史被敞亮,而一个“生命意志”的心灵史被守护了起

来。

那上王庄已经远去,那上王庄的王世民、王世利、王仁宗、方知县已经远去,那翠香、玲娣、阿依已经远去,那上王庄的恩怨情仇已经远去,甚至那历史、那象征也已经远去,只剩下一团火,在那窑的胸膛中永恒地燃烧,那窑穿越了千年,至今依然熊熊燃烧,那是血和生命燃烧出的不朽的“生命意志”的火焰!龙窑的最终惊艳出世,让我想起了海德格尔对凡高杰作《农鞋》的赞美: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那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冥。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在海德格尔看来,凡高通过他的《农鞋》,将一个新的世界铺陈在我们面前。浦子笔下的具有生命力的龙窑,正与那农鞋一样,将一个世界带到了我们面前,那被层层遮蔽的历史,因为“生命意志”的光照,便一下敞亮了起来。

为时代立传一直是一个作家的光荣,我们借作家的洞察力和感受力,获得一双观察我们时代和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慧眼,收获惊喜或悲伤,得到警示和鞭策。吴玄的《陌生人》正是为我们时代立传的作品,“何开来”也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陌生人”的典型形象。在“陌生人”之前,我们知道世界文坛有著名的加缪所塑造的“局外人”,也有俄罗斯文学中著名的“多余人”形象——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赫尔岑《谁的罪过》里的别尔托夫、屠格涅夫

《罗亭》里的罗亭都是“多余人”的代表。无论是加缪《局外人》中哲学思考化的“局外人”还是俄罗斯的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都是主体意识强大的那类人，他们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具有改变世界和环境的强烈冲动。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都是具备初步民主意识的贵族青年，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又摆脱不了贵族生活，不满现实又无法改变现实并且清晰地看到被自身的局限性所禁锢，于是苦闷绝望，玩世不恭，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所谓“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赫尔岑语）”，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而《陌生人》中的何开来，他的内心是冷漠绝望的，灵魂是空洞无聊的，不像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内心是火热而挣扎的。对“陌生人”何开来来说，最大的特点是灵魂和肉体的自我放逐，无所抗争也不想抗争——在何开来心里，可能压根连“抗争”两字也是彻底的多余。在这里，“无聊”回到了它的本意：无所依托，世界和万物失去了意义。这种彻底的无聊正是何开来最根本的生存状态。何开来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开始做市府秘书，后来电视台，最后成为一个社会闲人。他在寻找自我，找到的却是时代的陌生感；他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连爱情也不能将他从“空洞化”中拯救出来。他声称考研逃到北京，只是为逃离最初一见钟情的李少白，再和有钱而根本没有感情基础的杜圆圆结婚，躲进书房，也逃避了社会。他卸下了所有的社会角色，儿子、兄弟、朋友、情人、丈夫、职员，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裸体的自我。他懒得活，但又无聊地活着。他是后现代社会自我崩溃后的一个碎片，又是20世纪当代中国在特殊的转型时期物质迅速富裕而精神大面积萎缩和崩溃的一个可怜牺牲品。他放逐了故乡，放逐了感情包括最甜蜜的爱情，放逐了伦理，也放逐了自我。作家以他敏锐的感觉和高超的艺术才能，为我们塑造了这个专属于当代中

国的、具有历史化石意义和当代博物馆人性陈列展示价值的“这一个”“陌生人”典型人物。

作家具有极其高妙的语言技巧,这是小说的另一个闪光点,吴玄的语言洗练干净而有力,具有跳跃的诗意而又能在轻描淡写间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看似漫不经心但又有一刀致命的老辣。这种语言风格充斥全篇,不得不让人敬佩作者的语言造诣。

吴玄《陌生人》如果用更高的标准衡量,首先是“编故事”、“讲故事”的能力还可以提高。小说情节偏于简单,线索单一,带有明显的“以中篇的方式创作长篇小说”的痕迹。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我愚钝之见,“编故事”的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长篇小说很倚重一个作家如何将故事与情节讲得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吴玄的中篇小说像《玄白》等非常成功,至今仍然是吴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吴玄如果要精进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在情节的设计和展开上更加着力。

《陌生人》带有作家强烈的主观意识,是作家对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观察和概括,但由此带来“观念先行”的硬伤。作家似乎有揭示主题的“清晰化焦虑”,小说中总不忘解释“陌生人”的主题——“他说,他一直在心灵内部寻找什么东西,当初他选择毕业回家也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但是,故乡是陌生的,他以为爱情就是故乡,……但是,他发现爱情也是陌生的,我也是陌生的,就连他自己,也是陌生的”,这样释题性的文字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作家似乎对读者的智商不够自信,这让我想起贾平凹的经验之谈:“时代的复杂性,正是作家的幸运。千万不要事先就定下什么调子。一旦读者明白了你的观点后,总会很快把你抛弃。”也许,保持小说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将使小说具有更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这种模糊性在米兰·昆德拉看来是小说的一种“不确定的智慧”——“像塞万提斯一样,把世界看作是多重模糊的。我们不得

不面对的不是一个孤立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各种真理的混合体,要把某种不确定的智慧作为唯一的确定性,这同样需要勇气(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智慧》)”。在我看来,适当增加小说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不但不会削弱小说的主旨和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反而会使人物显得更为丰富。

顾艳一直在当代城市女性生活题材耕耘,她的长篇小说《杭州女人》、《夜上海》、《疼痛的飞翔》、《灵魂的舞蹈》、《真情颤动》、《冷酷杀手》、《我的夏威夷之恋》,清晰勾勒出了一幅当代中国城市女性的心灵史、精神史。顾艳刻画的女性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她们身处现实社会的各种压力,但从不放弃高贵的精神,她们以高昂的头颅和丰富的心灵,争取一个大写的“人”的权利。顾艳笔下的女性有鲜明的“非物质性生存”属性。在我看来,顾艳继承的还是“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开创的“女性发现”的人本主义创作路线,当然顾艳的创作是非常具有时代特点,加上她独特的诗意化的创作个性,在当代文坛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2008年顾艳推出的《荻港村》,意味着作家新的思考,也是作家积极拓展创作路子的最新成果。

《荻港村》是一部反映江南农村生活百年巨变的长篇小说,作家选用“荻港村”这一历史村落,采用史诗式的创作方法,从2003年倒叙回到1918年,跨越两个世纪,百年风云变幻尽收眼底。《荻港村》以百岁老人许长根为叙述视角,以许长根的沧桑人生,来折射中华大地尤其是中国广袤农村的百年沧桑、风云变幻,不仅使作品的史诗叙事有一个可靠的视角,更以百岁人生所品尝的生老病死、人情冷暖,赋予历史以可感的温情和血肉。小说以一种貌似平淡和冷静的语言,叙述着“荻港村”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生儿育女、婚丧嫁娶的日常生活。荻港村民琐碎平凡

的日常生活,有浪漫的恋爱、偷情,也有愚昧、饥饿与贫穷带来的邻里不和、父子反目,更有生命无常的苦难与哀伤。荻港村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农村的缩影,也是丰富的乡村风貌的缩影。

作家笔下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具有同构关系,但作家更重视的是个体,是人性的丰富和生动,展示的是“各式各样人性编织出的无穷世界”。主人公许长根是一位颇为先知先觉的乡村革命者,他在村里成立精武会,在浙一师的同学、共产党员叶天瑞的指导下,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组织起农民赤卫军、渔民友谊社,创办并主编蚕桑报,并化名发表革命文章。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白色恐怖来临,许长根被捕入狱,经受了酷刑拷打的考验。侥幸出狱后,他按照党组织指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村里办起图书室,成立抗日组织,油印抗日刊物,发动青年进行演讲、歌咏、演剧等抗战宣传活动。组建抗日武装力量,与侵略者进行浴血的战斗。之后接受上级指示,打入国民党内部。抗战胜利后,又奉命成立游击队,再次被捕。建国后,他却由于单线联系的上级牺牲,无从证明自己卧底的历史,因而成为屡次政治运动的对象,“反右”、“文革”,更是劫数难逃。改革开放新时期,已逾古稀的他获得平反并恢复党籍。许长根的这些政治经历,折射着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展示着一种历史时间;作品在这种历史时间中展开的叙事,是一种历史叙事。作者正确把握了历史与生活的关系,意识到历史对生活的限定和规约,因此对百年中国壮丽的历史进程予以客观而积极的表现。正是对主人公革命生涯的演绎与对滚滚历史洪流的书写,赋予了作品史诗的品格。

《荻港村》,是顾艳从以往清一色的都市女性题材“开始有意识地涉及农村题材小说”的第一部长篇作品。《荻港村》不仅在题材上是一种大跨越,而且在叙事上也展现了一种史诗性的追求,

标志着作者小说创作的一大转折。

王志强《银色家族》是当代文坛上一部有很高艺术价值的金融题材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百年金融世家——赵家，从晚清经营票号起始，至开设钱庄，开办银行，几度繁华，几度寥落，百年的家族命运和悲欢离合，与百年的国家历史交织，赵家五代人一个多世纪的人生悲欢，也是一部百年中国金融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而在这部历史的背后，“底色”是人性的伟大、不屈和高贵，是金融精英们在历史沧桑变革中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

近年来，随着我们商品经济的发展，以金融、商战题材的小说可谓不少，但就我们阅读所及，王志强《银色家族》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部金融题材的杰作。王志强的突破在于他对近现代金融史的熟稔，他驾轻就熟地使用各类金融史的素材，将史实的翔实和严肃与文学的虚构性及丰富性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中非常少见的。与大部分作家站在金融界圈外“眺望”金融圈的“想象化写作”不同，王志强是“专家化写作”，这背后，体现的是作家丰厚扎实的史学准备和高超的艺术才华，史料之重与诗意之轻带来复调的审美感受，在诗意的时光隧道里恍若穿行，不仅带来文学艺术的审美趣味，也为中国银行发展史、中国金融史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银色家族》从专业角度和现实意义上都将是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力作。

王志强《银色家族》不仅为浙江文坛贡献了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金融题材小说，也将他自身的文学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左传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三不朽。”写时代风云，为时代立言，通过中国百年的金融史来折射中国百年的历史，王志强《银色家族》可能是第一部；把中国百年的

金融史写得如此熟稔,如此充满人性关怀,王志强《银色家族》可能也是第一部。

我必须用“惊艳”两字来赞美马炜的《绕指柔》,这类小说是我审美视野中期待已久的作品,《绕指柔》无论在小说观念、叙述技巧还是语言造诣,都是近几年浙江文坛所少见的,可以称得上近年浙江文坛的一部重量级作品。

《绕指柔》写的是文九呆这一民间艺人家族,为推广完善地方剧种越剧,所经历的种种传奇经历,其间经历了越剧的草台演出阶段、初进上海滩为世人所知阶段和越剧广泛推广阶段,作家将越剧这一江南戏曲的发展历程,与主人公家族几代人悲欢离合的传奇命运以及整个20世纪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历史风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中国文化历史深刻挖掘与人性的深刻刻画水乳交融,堪称是一部《霸王别姬》式的优秀作品。

作者对越剧的发展历史了如指掌,叙述中信手拈来,将人物的非凡才艺、非凡热忱和对艺术的孜孜追求与越剧发展的各个环节丝丝入扣,两者刻画细致入微,人物的境遇就是越剧艰难发展的境遇,人物的命运就是越剧的命运,人物的历史就是越剧的历史,如没有一种全景而有绵绵渗透式的精到把握,两者结合绝无如此境地。阅读《绕指柔》,几乎是一场灵魂的探险,我们的心灵随着人物的命运或高亢或黯然,作者把我们深深地禁锢在他所创造的审美意境中,将人性置于民国的兵荒马乱、内战的连绵炮火、“文革”的严重贬抑和摧残中,许多描写,尤其是文一呆狱中的遭遇和与胡双眉的非常时期的爱情,写得惊心动魄,拍案感叹,让人感慨我们母语伟大的表现力和人性壮丽的伟岸。

一直致力情爱题材写作的女作家天涯,在2008年的新作《陌上花》中不再采取了通俗情感小说的写法,她在沉思命运,敞亮真实的存在。小说以我们变化最大的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写江

南一个普通农户的四个普通女子，四姐妹在社会的转型期间，成长、走入社会、婚恋，各自有各自的命运。正如当地民歌《陌上花》所唱：“陌上花，春天来了满院香；陌上花，夏夜碎月空惆怅；陌上花，秋风秋雨暗凄凉；陌上花，冬梅傲雪吐芳华”，四姐妹的命运，各各不同；四姐妹，如陌上花一样普通，不为人所瞩目，但一样显示出人性的尊严和高贵。

小说以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觉，冷静地观察着作品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但在冷静的背后，是作家对人物最深刻的同情和怜悯和慈爱。从这个意义上讲，《陌上花》是天涯迄今为止的最好作品。我们祝愿她早日健康，奉献出更精彩的《陌上花》下半部。

2008年的浙江长篇小说，相比近几年的浙江长篇小说，带给我如此大面积的阅读审美感受是前所未有的。海德格尔认为，“美是真理作为无蔽的显现形式”，而但同时，这种与真理同在的“美”总是无法摸触，真实的世界总是被深深遮蔽着，真实的存在也远远逃遁了。海德格尔认为，要揭示这种真实的存在，必须依赖“诗性语言”或者艺术作品，因为唯有“诗性语言”和艺术作品，提供了解蔽真实世界的可能性。在浦子的《龙窑》、马炜的《绕指柔》、顾艳的《荻港村》、吴玄的《陌生人》、王志强的《银色家族》等2008年浙江的长篇佳作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小说意识的现代性和语言意识的高度成熟，“作品的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在这些作品中，一个自足的、真实感人的存在世界被构建了起来，“只要与死亡、祝福和衰渎不断使我们进入存在，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人始终归属于它”（海德格尔语），感谢作家的劳动，通过这些作品，真实的存在被敞亮，而伟大的人性被坚实地守持起来。